

# 分析结果

PATH图应该不是结果，但是放在了项目中“path图”文件夹中！！

MutationScore结果图（满分均为100分）

分析

前提

结论

PATH图应该不是结果，但是放在了项目中“path图”文件夹中！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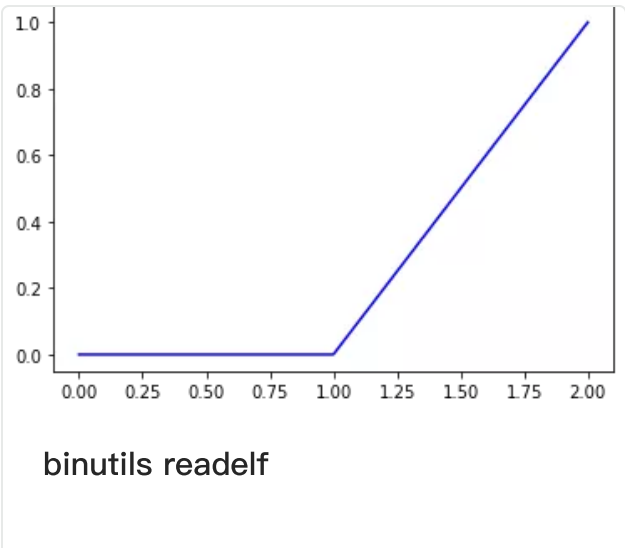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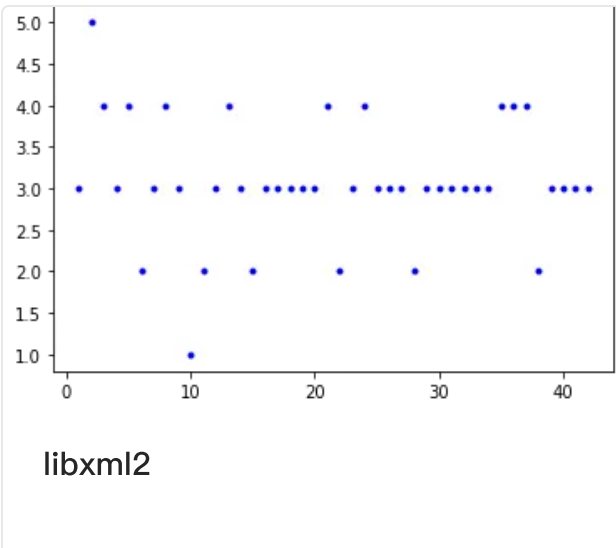
## MutationScore结果图（满分均为100分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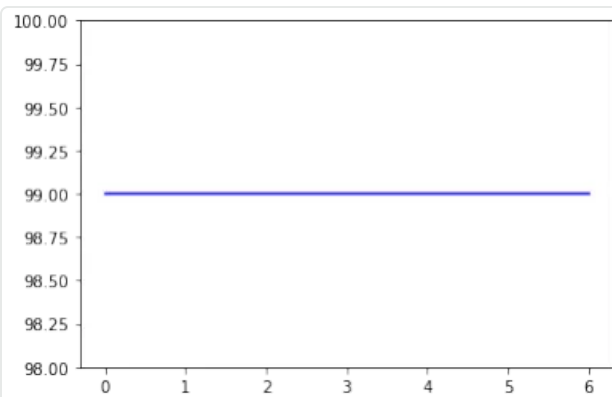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图片的 X轴 为 测试用例（按生成顺序运行 所以可以看作时间轴） Y轴为MutationScore 满分均为100，有些（e.g. binutils readelf）其实mutationScore很低

每个MutationScore都不是整数（只是我们在生成的测试报告json文件中所读取到的是整数，实际上都是小数，但这些数据只有在html中网络上的js中通过计算获得的，难以获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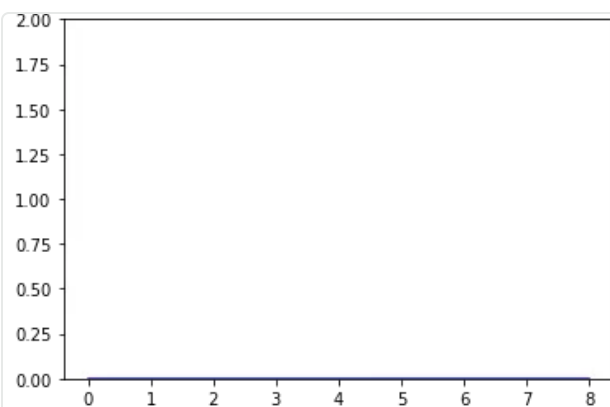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图片选择了 点图，有些选择了 线图。

画册视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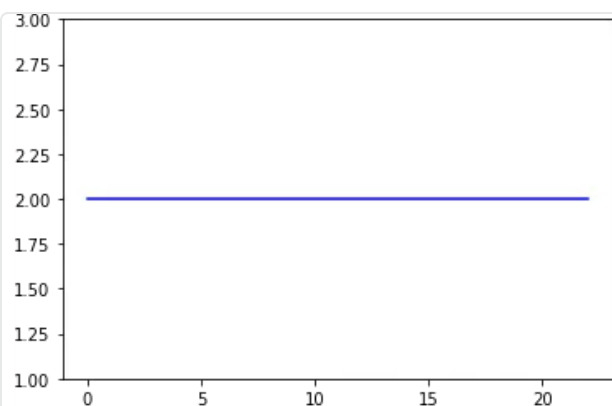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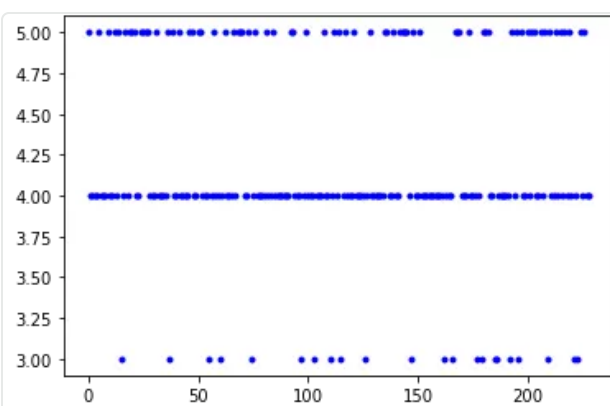
binutils objdump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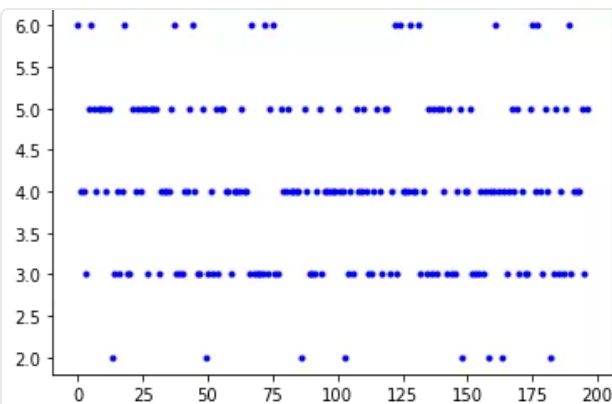
binutils cxxfilt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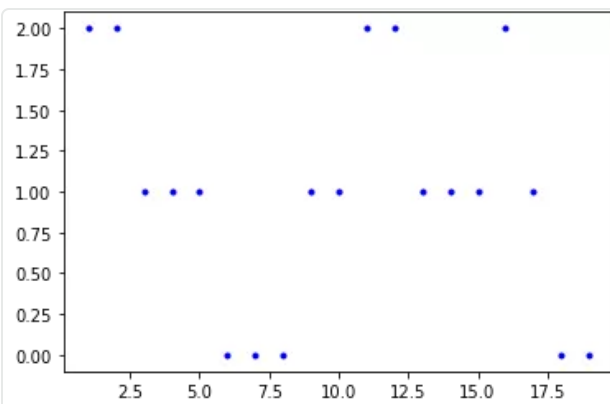
binutils nm



binutils siz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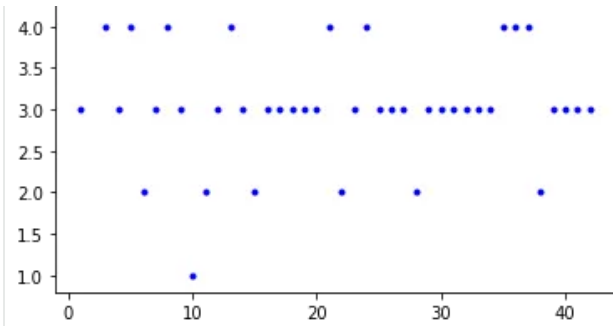


binutils stri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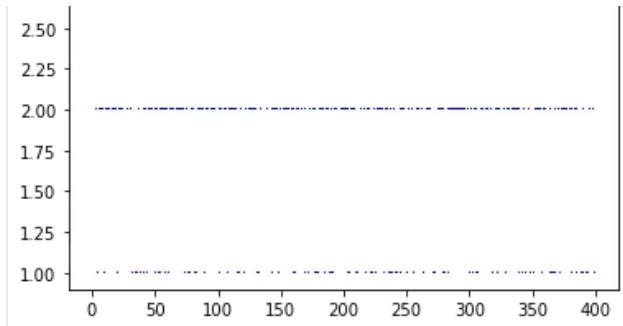


mati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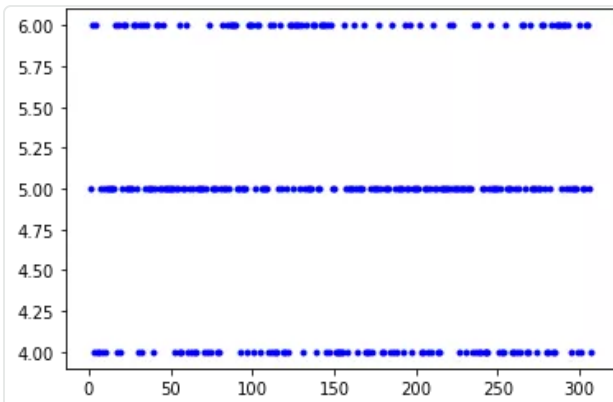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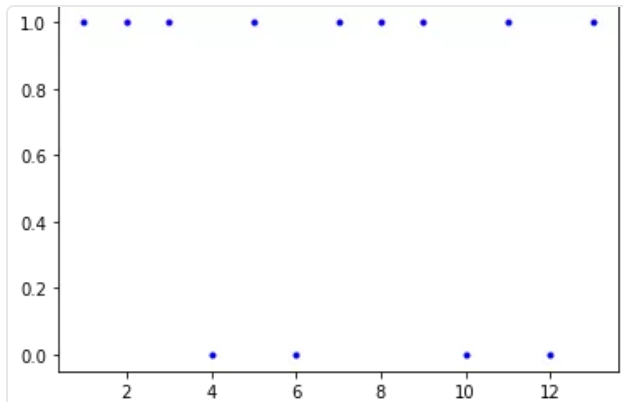
openssl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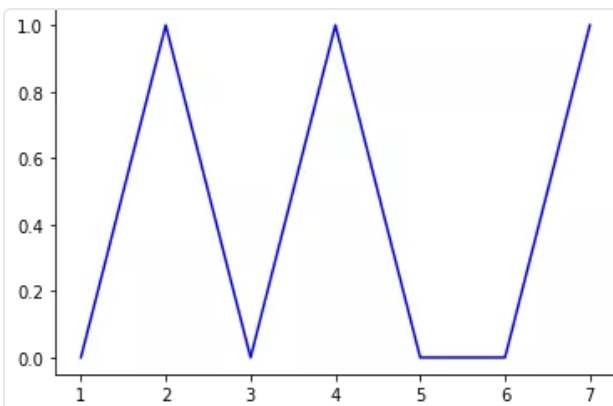
fat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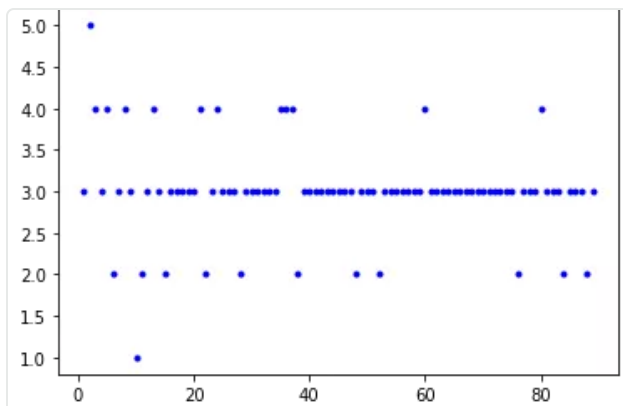
expat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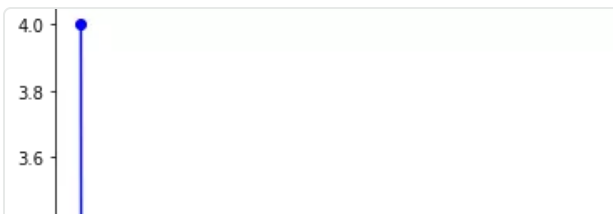
lrzi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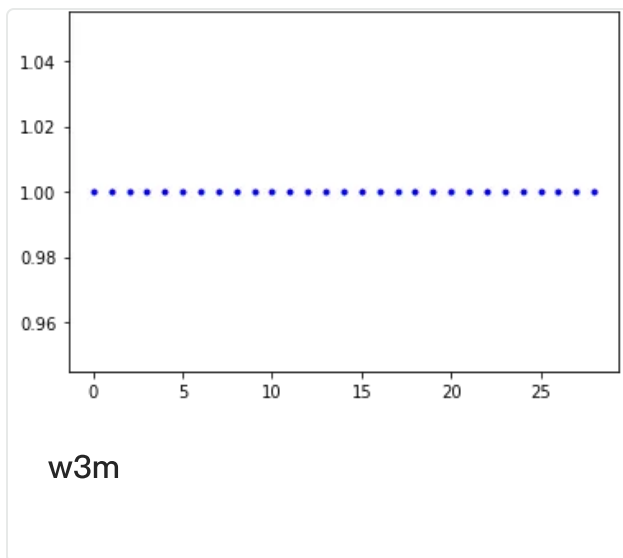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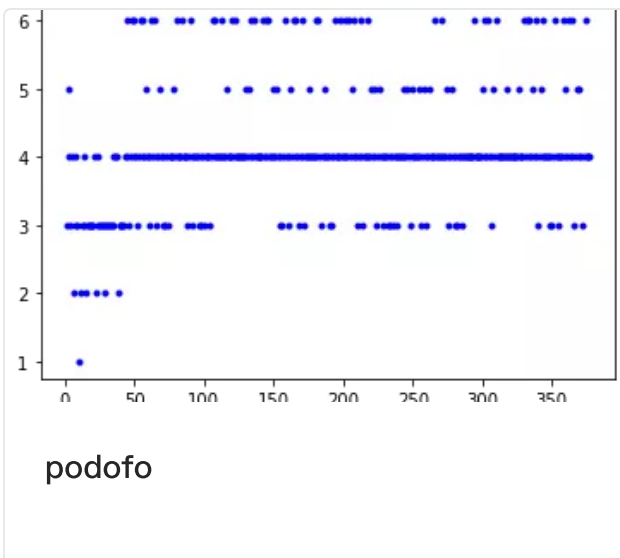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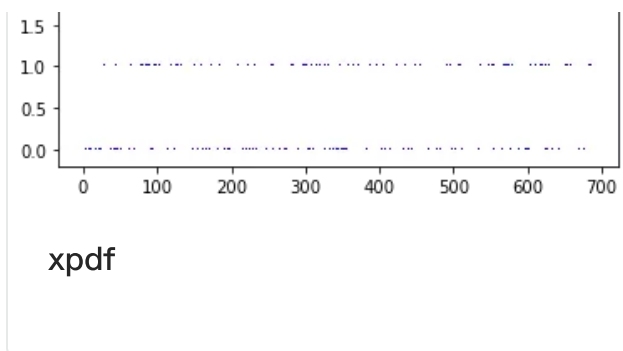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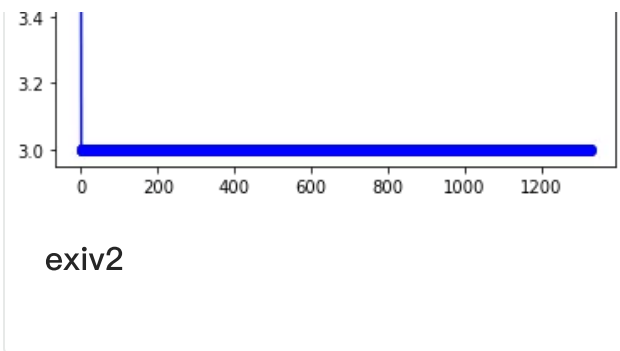


zzilib



split





## 分析

### 前提

我们每个都使用Mullrunner将生成的测试用例运行完成或者运行超过5小时（有些变异体非常多，而且运行得非常慢，运行不完）。

最后的实验结果是，我们选择的生成种子或许不太好，生成的很多测试用例输入都有着在Original Test中format not recognized的问题，导致会出现很多MutationScore达到99分的数据（这些数据根据我们的判断应该是存在问题的，这些数据都是在Mull中OriginalTest failed的情况下所产生的）。所以在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，将99分的所有数据全部删除了，只留下有意义的数据。

然而，运行binutils中的objdump的时候，生成的所有Mutation Score皆为99分，导致我们不得不将这些数据留下，但讨论时避免讨论这个内容。

综上，我们会在上述前提下进行讨论实验数据。

### 结论

对于AFL生成的测试用例来说，可能是运行时间过短（每个项目都运行了1小时），也有可能是作为种子的测试用例输入质量不佳，生成的测试用例存在很多问题，例如format not recognized 以及 内部文件损坏（无法识别某些文件中内容）。

使用Mullrunner进行运行以后，我们发现MutationScore的分数都非常低，变异杀死率非常低（全部没有超过10%），而且不存在一个稳定上升的趋势。

我们以binutils size为例，所有的Mutation Score集中在4%，有着1%的上下浮动。这意味着对于AFL生成的测试用例，并不能够有效地判断程序中的bug。

以exiv2，只有前几个用例Mutation Score达到了4%，剩下所有的Mutation Score都只有3%。

甚至binutils.cxxfilt中，所有的测试用例都没被杀死，Mutation Score达到了0%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AFL的模糊在1小时为限制的fuzz中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。